

10(6)7/6

散論兒童文學

SANLUNERTONGWENXUE

賀宜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散論兒童文學

SANLUN ERTONG WENXUE

賀 宜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的文章分成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是泛論兒童文学；第二个单元是論童話；第三个单元是談兒童詩。这是作者从1952年到1959年間所写的兒童文学論文的結集，这些文章对引导兒童文学作品的創作是有帮助的。

散論兒童文学

賀 宜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鶴州道6号）天津市蘇州出版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08号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書店發行

开本：85/1168 1/32 印张：7 7/16 字数：152,000

1960年5月第1版 196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0

目 录

給新中国的儿童更多更好的讀物	1
讀張天翼的几篇儿童文学作品	7
向杰出的少年儿童文学作家盖达尔学习	17
不容右派分子来玷污儿童文学的园地	24
儿童文学創作問題漫談	35
儿童文学創作的一个关键問題——儿童化	55
《1958年儿童文学选》序言	81
为达到少年儿童文学的新高峰而努力	95
中国儿童文学的發展道路	112
目前童話創作中的一些問題	121
童話要正确地教育孩子	149
帮助孩子們認識生活	164
不容許把童話拉出社会主义儿童文学的軌道	170
童話，迈开大步前进	190
智慧的语言，銳利的武器	204

兒童詩創作中的几个問題 218

就《金色的海螺》談談几个童話的特殊問題 225

后 記 233

給新中国的儿童更多 更好的讀物

培养和教育少年儿童一代，使他們成长为祖国未来的建設者和保衛者，是一个重大的任务。儿童讀物就是我們用以完成这一任务的有力工具之一。但是，目前不少的儿童讀物还有一些缺点。这些缺点削弱了作品的教育效果。

在很多儿童讀物中，表現着作者对儿童的能力和認識水平缺乏正确的估計。今天的少年儿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教养下，在新中国的一切新鮮事物的影响和启迪下，已經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儿童們对我們的世界，我們的国家，我們的人民，我們的周围，知道得更多，他們对熟悉和了解新事物的要求也更加迫切。他們要求作家們明明白白地、完整詳尽地把这些告訴他們。可是我們的儿童讀物的作者却沒有認識到这一点，把他們看成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娃”。他們說：“有些事对小孩子是怎样講也講不清楚的。必須換一种方式跟他們講。”

他們所謂“換一种方式”是什么呢？这就是乱用“寓言”这一形式，就是象征影射，就是明譬暗喻。他們以为采

用这种“方式”，可以对儿童多所启发，而且孩子们阅读时可以更感兴趣，容易接受。例如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故事，本来是向儿童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很具体生动的材料；但有些作者却以为写战争和有关的生活，是超越儿童生活经验的，因而也是儿童们所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们一写在这方面，往往就运用所谓“象征”手法，拿老虎或狮子、狼等猛兽来代表侵略者，拿鹿或羊、兔等软弱的动物来代表和平的爱好者，而收场总是在鹿、羊、兔等“爱好和平”的动物一度吃亏之后，紧密地团结起来，打退了老虎或狮子、狼等；或则，他们写隔邻失火，老大坐视不救致遭池鱼之殃，老二救火，因而保全了邻人也保全了自己，等等。

我们有些儿童读物的作者，把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事丢在一边，视而不見，听而不聞，却成天坐在書房里望着天花板挖空心思地想出一套牽强附会的“鳥言兽語”，自以为这样又简单又生动，結果却是使作品显得格外空洞玄虛，甚至弄得不倫不类，叫小讀者猜了半天，还不懂作者到底在告訴他什么。

談到这里，有必要申明一下：我絲毫也不反对“鳥言兽語”形式的童話和寓言，相反，我还是贊成适当地运用这种形式，并且很好地發展这种形式。但是，我反对那种观点，以为把事情直捷了当地告訴孩子是孩子们所不能接受的，因而一切必須用象征影射、明譬暗喻的方式。因为这是低估了我们現代儿童的理解能力和觉悟水平。不幸，这种观点目前还較普遍地存在于一些儿童文学作者的思想中，——这就是为什么直接反映生活的小說詩歌等奇缺，而老虎山羊等童話、

寓言过多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我还反对那种牵强附会、莫名其妙的童话。在这类童话中，人物（即那些动物或其他人格化的物件）没有它们自己的鲜明的性格特征，而故事的发展也并不是按照生活本身的规律，只是按照作者的主观意愿和说教的需要强加进去的。像这样的情况不利于童话创作的发展，相反，是造成童话的衰竭和退化。因此，应该引起我们儿童文学作者的警惕。

同属于这一种性质的，还有另一种现象，那就是作者为孩子们写作时，故意做出“老天真”的样子，满纸“啊！呀！呢！啦！”自鸣得意地创造了一些“儿童口语”，装腔作势，扭扭捏捏。而一般小读者又轻信“作家”的才藻，奉为典范，在修辞、造句等等方面，接受了一些坏的影响。以上这些情形，显然都是对儿童能力和认识水平估计不足的缘故。

和上述情况相反，有些作者完全忽视儿童的特点和他们的接受能力，把儿童读物写得跟一般成人读物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在命题、立意、结构、造句等等方面，还要更加粗糙、马虎、生硬、晦涩，以至教条满目，口号连篇，使儿童读者们感到意兴索然。

还有一种不好的现象是，有些作者在作品里面过分强调儿童的力量。这种不合乎事实的描写，说明有些作者多少还残存着“儿童本位”思想。他们以为儿童在没有任何领导和任何力量支持的条件下，一样可以进行独立的活动和斗争。例如在描写抗日战争的对日伪斗争和在解放战争的对蒋匪军斗争的一些故事中，儿童主人翁被写成独往独来，神出鬼没，

的小英雄。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則把兒童寫成了深得偵探術三昧的小福爾摩斯。忽視了兒童不論在生理、年齡、政治及文化修養上尚未成熟的這一個特點，強調他們在政治和社會活動方面的獨立性，都是既不合事實又不合教育原則的。因為這樣強調的結果，使作品的真實性減弱了，因而也使作品中的主人翁，在小讀者眼中成為神秘的、不可企及的傳奇人物，甚至可能引起一般兒童讀者在仿效這些“小英雄”的實踐中，發生意外的問題。

兒童願意了解和熟悉一些跟他們年齡相仿、處境相仿，甚至有和他們的缺點優點相雷同的小英雄。他們願意了解和熟悉：一些生活在他們的周圍、他們的祖國和他們的世界上的英雄們。他們願意了解和熟悉：在他們周圍正在顯著變化著的越來越美麗的城市、農村、森林、礦場、河流、山嶺以及越過越幸福的人民。他們更願意了解和熟悉：給他們帶來了光明和幸福的黨以及偉大的領袖和他的戰友們的故事。但是在所有這些方面，我們的許多作者是做得很少、很差的。兒童們常常給自己的報紙和刊物寫信提出他們的要求，他們抱怨作家對兒童們不夠關切，寫的東西太少，而且離他們很遠。這不是沒有理由的。

的確，許多兒童作家離兒童的生活很遠。他們不熟悉今天兒童的生活、思想，他們對新的一代的性格和品德的日漸長成沒有足夠了解。因此他們在思想感情上不能和兒童共鳴。他們所寫的兒童，說着大人的話，做着大人的事。甚至，他們寫的兒童生活，還是作者自己童年時代的生活。他們用回憶自己去揣想現在的兒童生活，因此他們所寫出來

的，兒童讀者們見了，常感不親切、不真實。

在寫一切新事物方面，有許多兒童讀物的作者做得也很拙劣。他們把報上的通訊和新聞給兒童們做“傳達”。既無加工，又少修飾，不過把長句改短句，長文改短文而已。這樣的讀物自然感人不深，兒童們也不可能喜愛的。

此外，在配合學校正課學習的科學和其他知識的兒童讀物方面，作者們也寫得很少。質量不夠使人滿意，而且有一個通病（很少是例外的），那就是只有知識的堆砌，不夠“兒童化”；材料一般都生硬枯燥，兒童不易消化，甚至根本就不願看。這樣，就使廣大兒童在擴大和加深課堂知識的學習上，缺少了必要的輔佐的工具。

上面這些缺點之所以長期沒有糾正，主要是由於社會對兒童讀物還沒有給予足夠的注意；出版界讀書界對兒童讀物的批評也沒有展開；一些兒童讀物的作者有脫離政治和脫離生活的傾向，對新鮮事物缺乏銳敏感覺，對黨的教育政策也沒有很好掌握，對工作和業務沒有深入鑽研，在彼此之間也沒有充分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來達到相互團結和提高的目的。

我們兒童讀物的作者應該認識到兒童讀物在兒童教育工作上起的巨大作用，認識到自己所肩負的培養教育新中國幼年一代的責任之重大。首先要樹立為人民和為兒童負責的嚴肅態度，努力學習，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業務水平，密切聯繫兒童，了解和認識兒童的特點和具體情況，在思想感情上和兒童密切結合，堅決為完成黨和人民所賦予的光榮任務而鬥爭。全國的教師、父母、作家和學者們也要為了兒童的

幸福而更多地关心儿童讀物，經常对儿童讀物提出意見和批評，而且自己也應該尽可能分出一些時間來給儿童写作，使新中国的儿童們能够获得更多更好的讀物。

（曾刊1952年6月2日《人民日报》）

讀張天翼的几篇兒童文学作品

張天翼同志在最近几年內为少年兒童写了四个故事和兩個短剧。他的作品很受少年兒童們的欢迎。特别是他的小說《羅文应的故事》，已經在广大兒童中間發生了深刻的教育作用。

誰都知道，兒童文学工作者只有真正認識和了解了兒童，才能采取适合兒童身心特点的方法来更好地教育他們。不首先真正認識和了解兒童，就不能完善地正确地創造兒童文学中的兒童的人物形象。

目前，我国兒童文学作品中間，表現了某些作者对兒童的兩種不正确的描写：一种是把兒童的認識和能力估計得过高。这些作者把兒童写得不仅有兼人之勇，而且机智絕倫，政治上、思想上都很成熟，他們的見解和認識，甚至比他們的父母和老师还要精辟透澈、正确深刻；并且相形之下，往往他們的父母、教师連普通常識也沒有。另外一种是把兒童描写成頑劣不堪，簡直是集各种坏品質于一身，然后作者以所謂教育的方法加以指导。于是忽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頑童終於成为一个帶上紅領巾的优秀兒童。

这种描写其实都表现了某些作者并不熟悉、理解儿童。他们没有认识儿童特点的种种方面。儿童，原是处于正在成长和培养的阶段中，他们既不是成熟得如同经过锻炼的成人一样，他们的缺点和毛病，也往往是由于儿童式的幼稚和任性所造成，这与那些被坏思想、坏习惯所腐蚀透了的成人是有区别的。把儿童描写成上述的人，就违反了真实。这也正是我们许多儿童文学作品所以失败的原因。

在张天翼同志的作品中，并没有把儿童描写成非凡的人物，也没有把儿童描写得十分猥琐。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是好行为还是坏习惯，都是儿童型的，都是恰如其分的。他们是单纯的、活泼的、快乐的、要求进步的。他们有时也表现一些缺点和不好的习惯，但这种缺点，只是一些旧的社会意识和习惯给他们的影响，而他们自己则正是在力图摆脱这种影响，同时在他们周围，今天已经形成一种力量，也正在帮助他们逐步培养起良好的思想品质。

张天翼同志看到了儿童生活中某些新的进步的东西，这就是孩子们在日渐生长着的品质。固然，这些品质只是一种萌芽（有些作者却看不到它们，或则把它们看作微不足道而不屑一顾），然而，这却是真正“儿童的”，并且是真正可贵的。正是这些优秀品质的萌芽，将使我们的年轻一代，在明天成长为具有美丽、高尚性格的共产主义公民。

看一下他的小故事《去看电影》吧。在这故事里，作者描写一个女孩在电车上捡到了一本活页簿子，而簿子里夹着一张“只限一人，请勿转让”的入场券。为了使入场券不至于落在别人手里，女孩终于放弃了很久就想看的电影，把

簿子和入場券設法送還了主人。

在《他們和我們》這個故事里，作者描寫出一群孩子對待集体的正確態度。第二中队的孩子們“悶聲悶氣在這裡編牆報”，而一中队的孩子則正興高采烈地在一個慰勞榮軍和烈屬、軍屬的晚會上參加表演。當第一中队打電話來要設法找一條表演用的朝鮮裙子時，第二中队的許多孩子，就竭力設法找一條朝鮮裙子送去。

明天要參加共產主義建設的偉大而平凡的人們，他們的高貴的忘我精神和集体主義精神，不正是從這些微小的事情裡面孕育滋長的嗎？

這些平凡然而可愛的形象，使讀者感到這些主人翁完全是真實可信的，是他們每天在生活中常遇到的，甚至有的就是他們自己的寫照。他們決不覺得這些小英雄是高不可攀的，是無法學習的。

其次，從張天翼同志的作品里，我們也可以看到一個兒童文學工作者對兒童所應具有的熱愛和關切。

對兒童的摯愛和廣博的知識，這是作為一個兒童文學工作者所必須具備的條件。而兩者之間，高爾基曾給我們指出，對兒童的摯愛又是首要的。沒有對兒童的摯愛，就不能做一個稱職的優秀的兒童教育家或文學家，而對兒童的摯愛，是具體表現在能否尊重兒童的人格上面，表現在能否時刻注意在任何細小的地方，都體貼入微地給兒童溫暖、鼓舞、启发和好的暗示。那些只在口頭上叫嚷“孩子們，你們是國家未來的主人！”而在具體行動上常常表現出對兒童的厭惡、輕視、暴躁和不耐煩的人們，決不是真正愛孩子的人。他們

往往对儿童的缺点輕率地乱用諷刺和嘲笑，来“刺激”兒童改正錯誤。他們不慎重考虑兒童的特点——由于年齡和知識的限制，以及旧的社会習慣加于他們的影响，存在一些缺点是很自然的。对这些缺点当然不能熟視无睹，当然也可以进行适当的諷刺，但更应该誠懇地給孩子們指出这种缺点有什么危害，因此为什么他們必須糾正这种缺点，应该怎样来糾正，而不能冷嘲热罵，来伤害孩子們的自尊心。作家應該認識：不适当的嘲笑和諷刺只会影响和促成兒童的不健康心理，使他們在同学和伙伴中用譏刺、挑剔、挖苦、嘲笑来代替相互間的友爱、热情、誠懇和謙遜。

張天翼同志是热情地注視着兒童新品質的成长；并且在他的作品里忠实地加以表現的。他把那些可爱的形象生动地显示給讀者，但他也从来不忘記提醒作品中的主人翁——也就是提醒所有的小讀者——他，这主人翁，还有缺点。作者对孩子們的缺点或坏習慣是毫不姑息的，然而态度却又是非常謹慎、和藹的，作者毫不含糊地指出：缺点必須改正，但是改正缺点要依靠孩子的自覺和毅力，教师、輔導員和孩子自己的組織固然可以給他适当的帮助和启发，但这种帮助，也只有通过孩子自己的努力，才能产生作用。

作者描写罗文应这个孩子，就是在同学們的帮助和鼓励下，主要經過自己不断的自我克制和坚持，终于克服了不能約束自己及时温好功課的毛病的。无怪乎有些小讀者感动地说：“我要学习罗文应，他能克服不能管住自己的毛病，我一定也能这样！”如果作者所描写的罗文应，只是一个毫无进取心的、在外力压迫下才被强迫“改造”过来的孩子，那

么很难想像，他会这样地引起讀者的共鳴了。

在《他們和我們》这故事里，作者写一中队打电话来借朝鮮裙子的时候，牆报主編楊行敏却因为自己这一中队不能参加热火的表演会而心里有些别扭，現在听說一中队缺少服裝，就禁不住有些幸灾乐禍的想法。可是等到其他两个正在編牆报的孩子要請假去为一中队借裙子时，楊行敏终于也認識自己的想法不对了。作者是这样描写这孩子感情上的轉振的：

楊行敏可把李小琴拦住了：

“白跑！你有把握嗎，这么轉弯抹角去找？”

“可怎么办呢，馬上就要表演……”

“吓，你这么操心！究竟是誰表演呀？——他們还是我們？”

“什么他們我們的！李小琴惊异起来。“不都是演給叔叔姑姑們看的嗎？表演好了——不都是我們队的光荣么？赵家林，我們走！”

周围的同学們的这种对待集体的态度，使楊行敏立刻感到：“啊呀，差点儿沒做錯事！”作者这样表現了这个曾經在学校中受过集体生活的鍛煉，并在少先队的教育下成长着的儿童的思想感情的变化。另一方面，对于好的思想好的行为，作者也亲切地满怀热情地加以贊美。例如李小琴，作者写她在听到楊行敏說出他那种自私的、不顧大局的想法以后，很自然地“惊异起来”。这就活画出一个未受那种偏狹自私的思想感染过的小姑娘的神态，并且恰当地表現了作者

对这人物的热爱。同样地，对于楊行敏，作者也完全采取尊重和信賴的态度，对他絲毫也沒有刻薄和挖苦。这样的描写都是真实生动的。

我們常常可以看到，有些作者在处理同样主题的时候，往往表現着一种对儿童的不尊重的态度。如果讓他們写这个故事，那就会把楊行敏写得超乎儿童所能有地那样極端自私，不但要大說怪話，还要讓他出尽洋相，至于李小琴和赵家林等等，就会給写得超乎现实地那样非常“先进”，少不得还要請他們来發一通少先队员的議論，甚至外加一套斗争会式的“队的教育”，最后，在群众压力下，楊行敏才会“低头認錯”。这种不真实描写，这种用斗争会式的“教育”来对待儿童的办法，現在还相当流行，我觉得这是很不好的。

张天翼同志的作品表現着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描写儿童心理和运用儿童語言方面相当成功。这无疑是作者对儿童生活和心理深入体验和观察的結果。

无论在剧本里或是在小說里，作家张天翼所塑造的儿童都是活的。他們所說的話，他們所做的事，都是与他們的性格和身份相称的。蓉生动员他媽媽去学文化所采用的那种办法，——先自作主张地代媽媽向赵大娘报名，然后去說服媽媽，只有蓉生这样冒里冒失的孩子才想得出来（見《蓉生在家里》）。小喜鵲甲、乙在講大灰狼的故事时，都爭着表示自己在講故事上比对方能干，可是一到了大庭广众之間，要他們表演的时候，又彼此推諉（見《大灰狼》）。这不正是我們每天看到的喜欢表現自己而一遇到大場面又往往害臊起来